



007  
JAMES BOND  
太空城

[英] 伊恩·弗莱明 (Ian Fleming)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第一章 红色电话呼唤

震耳欲聋的两声枪响几乎是同时从两支 38 毫米手枪中发出的。

猛烈的枪声撞击在地下室的墙壁上之后，又在屋子里回荡，直到最后才渐渐消失。詹姆斯·邦德冷静地观察着屋子内飘浮着的硝烟。在屋子中央吊着的通风扇正在飞速旋转，驱除屋内弥漫的烟雾。他刚才掏枪和射击的动作极其迅速，几乎没有一丝迟滞与间隔。他现在仍然回想着这两个高度连贯的动作，为自己的反应如此快速而感到自豪。他取下“科尔特”式侦探专用手枪的弹匣，使枪口对着地面，等候着穿过昏黑的靶场并从二十码开外向他走来的射击教官。

射击教官脸上洋溢着笑容，离他越走越近，。邦德有些纳闷：“别得意，你可是已经被我击中了。”

“我不过是住进了医院，然而你却送了命，先生。”射击教官开玩笑似地对他说。

一个半身人像靶和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偏振胶片分别拿在他的左右手里。

他把胶片交给邦德，之后两人一起转身走到他们身后的一张桌子旁边。桌上放着一盏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和一副大号放大镜。

邦德拿起放大镜，俯身认真观察着胶片。这是一张用闪光灯拍摄的照片。

有一层模糊的白光在他右手周围。他小心翼翼地把放大镜移向他黑色茄克的左边。发现有一线细微的光亮从正对他心脏部分的中央透出。

射击教并未说话，而是又把白色人像靶挪动到灯光下。一个三英寸见方的黑色靶心在人像靶的正中位置。邦德枪弹击穿的裂痕在靶心下方偏右约半寸的地方，隐约可见。

“你击中了左胃壁，子弹从背部穿出，并不能算致命伤。”射击教官面面无表情地说。他掏出一支铅笔，草草地在人像靶的边上演算起加法来。“赢了你二十环，你欠我七先令六便士。”

哈哈大笑的邦德一边数点着手里的几枚银币，一边说：“下个礼拜咱们的赌注翻倍如何啊？”

“我倒是怎么都行，”射击教官说，“总之你是不可能赢得了机器的，先生。但是，你可以在莱明顿枪上下些功夫。那是前段时间刚推出的可以装二十二发子弹的新产品，这就表明在规定的八千环中你至少可以赢得七千九百环。你一定要把大多数靶心击中。”

“无论使用什么枪，我都要赢你的钱。”弹匣中没有打完的子弹被邦德倒在掌心里，连同枪一起搁置在桌子上。

“下星期一再会。还是按以前的时间怎么样？”

“10点钟就可以，先生，”射击教官一边答复，一边把铁门上的两个把手拉了下来。他脸上带着笑容，看着邦德的背影从走廊穿过，在楼梯口消失不见。他对邦德的射击技术很满意，但是又不能让邦德知道，在情报局里他已经是最出色的射手了。

只有局长和参谋长对这事才有知情权。邦德每次练习射击后，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瞄准慢射或拔枪快射，死射或伤射，在射击之后都需要做成记录，送交局长和参谋长阅知后，使之在邦德的机密档案中得以记录。

邦德沿着楼梯来到装饰有绿色粗呢的地下室大门，推开大门朝电梯间走去。在摄政公园边上一幢灰色的大厦里面设置着秘密情报局总部。电梯会把他载到这幢大厦的第九层。邦德对自己刚才的射击记录感到很满意，但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他那扣扳机的手指插在衣袋里，反复地做射击动作，同时心中不断回想着刚才连发快射的情形，琢磨着如何能够抓住战胜机器的那一刹那。那个机器装置极其复杂精巧。当他站在地上粉笔划定的圆圈里射击时，在三秒钟内这套精巧玩意儿能弹出并把人像靶收回，同时用一支 38 毫米装着空弹匣的手枪向他还击，将一束光线射到他身上，并且把这情景快速地拍摄下来。

电梯门可以说是无声无息就打开了，邦德走了进去。开电梯的工人朝邦德礼貌地报以微笑。他并不反感邦德身上的火药味，这使他时常回忆起当年在军营中度过的时光。

假如光线能够再强一点儿就好了，邦德默默地想着，然而局长的意见是，凡是射击训练都需要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局长的意图是想要让他手下的所有情报员个个成为全天候式的神枪手，而与射击者对射的机器装置和昏暗的光线是尽其所能地对现实情形最逼真的复制。依照他的话说，“在一块硬纸板上打出出色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电梯缓慢地停下。邦德从电梯里走出来，走进一道装有隔音装置的走廊，加入到了这个被忽开忽闭的门、拿着文件不断往返的姑娘和轻微的电话铃声搅得忙忙碌碌的世界。他不再继续他的射击回忆，而是打算在总部里开始他的日常事务。

他直接走到右边最后的一扇门。和他经过的其他房门没什么不同，这扇门同样没有什么标志，甚至都没有门牌号码。这里都是隔离

办公的房间，外人不允许参观，就算是隔壁的工作人员也不可以随便进入。

邦德敲了门之后就站在门口等着。他看一下手表，已经是11点。星期一是最让人烦恼的，要在一天之内把两天来的公文摘要和往来文件通通整理一遍。而周末又是最繁忙的日子，也最容易出乱子。每周按常规惯例来自华盛顿、伊斯坦布尔和东京的文件袋大多已经按时送到，并且已经分拣出来。仅仅是这些东西就足够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了。

他的女秘书微笑着站在打开了的房门边。只有每天的这个时候，邦德才能感到有一丝快慰，即便这快慰是那样的短暂。“早上好，丽尔。”

看着邦德的衣服，她那欢迎的笑容中原本就不多的热情瞬间降低了十度。

她对他说，“把上衣给我，衣服上的火药味真够呛人的。请不要叫我丽尔，你知道我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我。”

邦德把衣服脱下来，她接过衣服把它挂在窗前的衣架上。

她身材高挑，肤色稍黑，给人一种含蓄而完整的美感，情报局和大战中的五年生涯又给这美感增加了一层冷若冰霜的外壳。邦德对她非常了解，劝诫过她很多次：要么她立即结婚，或者是找个情人，否则她那公事公办的作风会把她的青春葬送掉，最终加入那支由众多嫁给职业的女人们组成的浩荡大军。

邦德非但言传而且身教。他和00处的另外两名成员曾经多次分别对她的贞操观进行过猛烈的攻击。她以毫无区别的凛然的傲气把他们三人打发走了。为了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私下里他们就把她这种

做法归结为性冷漠，第二天她向他们表示一点小小的关切和温情，向他们表明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希望他们不要见怪。

自然，他们并不知道她那冷漠的外表下所藏的一颗爱心。每当他们身处危险境地之时，她总是忧心忡忡。她对他们三人都比较有好感，只是她不希望和随便哪一个有可能在下星期就葬送性命的男人发生感情纠葛。她已经在情报局总部工作五年了，极其了解这份工作的恐怖与不择手段。她见过那么多抱着圆满完成任务的信心含笑而去的人，最终却仅仅是有去无回，甚至连尸首都见不着。那么多次，当她把手伸出去说：“祝你成功”，但心里却在感叹：“你最多只剩下七天的生命了！”正因为这样，她自己没有胆量去爱，也同样害怕去接受别人的爱。她很矛盾，只能在惶惑不安中消磨掉自己的时间。但现在，她很明白，她需要作出最终的抉择了。

她的所有本能都在提醒自己应该从情报局中退出来。但是，一想到情报局把自己培养多年，倘若辞职而去就和背叛是没有什么区别了。她不会让自己去做那样的事情。

这时，她从窗边转身离开，一脸严肃的表情。她下身穿一条蓝底黑点的长裙，上身穿着一件桃红底夹白色条纹的衬衣，。

邦德微笑着看着她的灰色眼睛，“我叫你丽尔只是在星期一，在其他时间里我都叫你波恩松贝小姐，但是我一定不会叫你劳埃丽娅。听起来这名字有些刺耳，没那么正派，对你来说尤其不适合。有信件吗？”

“没有。”她草草地答复了一声。然后，又用稍稍缓和一点的口气说：“不过，有不少公文在你的办公桌上。虽然没有急件，但数量也不少。呃，‘粉葡萄’那儿说 008 已经逃出来了，目前正在柏林休养。一定没猜到吧？”

邦德快速地扫了她一眼，“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

“半小时以前吧。”

邦德转身进入侧门，里面是一间比较宽敞的办公室。摆放着三张办公桌，分别属于 008，0011 和邦德三个人。三人之中，要算邦德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经验最多。他随手把房门带上，走到窗前，聚精会神地望着窗外摄政公园内暮春的绿荫。这样说来，比尔最终还是成功，并且逃了回来。在柏林休养听起来可不能算是好事，他一定伤得很严重。不过，现在也只能等着从大楼里仅有的泄密渠道——女秘书休息室——传出来的消息。负责保密工作的官员们对女秘书休息室的泄密现象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气愤地把这个地方叫作“粉葡萄”。

邦德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叹了口气，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的玻璃板，心中反复揣摩着，思索着：0011 到底怎么样了？他在两个月前单枪匹马闯入新加坡的“肮脏之地”，至今杳无音信。而他自己——007 号特工邦德，情报局里仅有的三个获得 00 代号的特工之一，现在却坐在宽敞舒适的办公室里整理公文，挑逗女秘书。邦德心中禁不住生出一阵烦乱之心。

他耸了耸肩膀，冷静下来打开最上面的一个文件夹，一张波兰南部和德国东北部地区的详细地图装在里面。连结着华沙和柏林的是一条醒目的红曲线。一份打字机打出来的长备忘录被附在地图的上方边缘处，标题是“主线：从东方到西方的最佳逃亡通道”。

邦德把他的黑色枪式烟盒和黑色打火机掏出来，一起摆到桌上。这种烟盒是一种防身武器。外表与普通烟盒没有什么区别，内部构造除盛烟之外，与手枪无异，但只能够发射一发有效射程为两米的子弹。他拿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了。这是格罗士威勒街上的莫兰家特别为他制作的“马斯多尼安”牌香烟，所有香烟的末端都有三条金

线环绕着。在铺了座垫的转椅上他端正地坐稳了身子，开始低下头认认真真地去研究文件。

对于邦德来说，一天的工作才“真正”开始。典型的平淡无味的日子的开端。在一年的日子里，那种需要他发挥自己的特殊能力才能完成的任务仅仅只有两三件。实际上，自从诸多艰难的海外任务顺利完成后，邦德大多数时间都在忙于内勤，工作特别轻松。自己的例行公事每天大约六小时左右，剩下的时间由他自己随便支配。有的时候他在机关食堂吃午饭，但最近一段时间大多是在饭馆中吃上等饭菜，晚饭后无事可做，就约上几个亲朋好友搭伙玩牌，或者找女士们随便聊聊天。周末则在距离伦敦不远处的某家高级俱乐部玩大赌注的高尔夫球。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他没有法定的节假日。但是去除必要的病假之外，常常在每次执行完任务后他还能请到两个星期的假。他每年的固定收入大约是一千五百英镑，这是行政机构中负责官员的年薪。除了这个，他每年额外还有一千英镑的生活津贴。每当执行任务时，他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花公家的钱。这样，即便他不出差，凭借每年两千五百英镑的收入，他也足可以过得很滋润了。

他有一套别致舒适的公寓，就在国王大街南端附近。常常都是由一位年纪较大的名叫“梅”的苏格兰管家看守着。他还有一辆车，是1930年出厂的宾利轿车。邦德对这辆车特别爱惜，精心保养。倘若他心血来潮，就能够让它一小时跑上一百公里。这就是邦德的家以及他的全部家产。

所有的钱都被他花在这些家产上面，因而，他打算一旦自己不幸因公殉职，就把房产全部留给管家，假如侥幸自己还活着，那么，就在自己的房里靠政府的退休金生活。

政府规定，退休要到四十五岁。但是，一旦情绪低落，他就会想：或者等不到四十五岁的规定年限他就会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的。

这也难怪，他被编到“00”组的名单中到现在为止已经八年了，他已经不知道经过过多少次九死一生了。也正因为这样，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总部为了表示对他的慰劳之意，都是安排他做现在这种轻闲的半休式的工作。

当邦德把那份有关“主线”的备忘录上的细节记完时，已经有五个烟头被熄灭在硕大的玻璃烟缸里了。他合上眼睛，思考了一阵，之后把地图放回到文件夹。他握着一支红色铅笔，看了一下文件封面上的呈阅名单。名单都是用一些字母和数字表示的，开始先是局长，接下来是参谋长。在封面上他写上“007”，最后就把文件放进标有“送出”字样的公文格。

到中午十二点了。从文件堆里邦德取出第二份文件。打开看了一下，送来的地址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监听局，上面标着“仅供参考”几个字，标题是“发报的特征”。

邦德抓起剩下的文件，迅速地浏览了一下每份文件的首页。它们的标题是这样的：X光探测器——查处违禁品的器械。菲乐朋——日本杀人毒药。列车上潜在的隐匿场所（第三号，德国）；暴力行动方法（第六号，绑架）；通向北京的五号通道；美国“雷神”飞机的照像侦察（海参崴）。邦德早已对这些类似的文件内容见惯不惊。00处，也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关心的不过是背景情况。诸如这样的情况，包括最新发明的毒药以及武器的情况，整个情报局里可能只对他们三个人会具有某些益处。因为整个情报局里职责包括暗杀的只有他们三个人，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接受去杀人的命令。

邦德再一次阅读那份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送来的文件。“每一个报务员的不经意的动作都会使其发报风格受到影响，并且这种风格一定会通过他那独具特点的‘发报手’表现出来。这只‘发报手’，确切地说是发报信息的个人风格，极其容易被众多接受过收报训练的人所察觉，同时也能够被极其敏感的机械装置所辨别。比如，1943年，美国监听局根据这一理论追查到一个敌方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就设在智利。负责此站的是一个代号叫‘彼德罗’的德国青年。智利警方把这个情报站包围了，然而叫‘彼德罗’的青年却逃脱了。一年以后，监听专家们准确无误地探查到了一座非法电台的位置，并且能够识别出发报者就是‘彼德罗’。为了掩饰他的‘发报手’，他改换成用左手发报。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方法依然没有奏效，他仍旧被捕获了。”

“最近北约组织监听研究机构正在研制一种‘扰频器’。这种‘扰频器’能够装置在发报者的手腕上，巧妙地干扰控制手部肌肉的神经中枢。但是……”

就在此时，电话响了。有三部电话被安置在邦德的办公桌上。外线电话是黑色的，通往总部各部门的公务电话是绿色的，通往局长和参谋长办公室的专线是红色的。此时正是红色电话那熟悉的鸣叫声响起在寂静的房间里。

通话的对方是参谋长。

“你能够立即来一趟吗？” 参谋长亲切的话音从电话听筒里传来。

“局长有事？” 邦德询问道。

“是的。”

“可不可以先给我透漏一点线索？”

“也可能是想念你了，所以想马上见到你。”

“那好，我马上就来。”邦德答复了一声，放下听筒。

他把上衣穿好，通知秘书他要到局长那里去，不需要等他。说完他就从办公室走出来，顺着走廊朝走向电梯的方向。

在等待电梯之时，他回想起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无事可做的日子，突然红色电话打破了寂静，使他离开这个世界，投身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这次是因为局长“想念你了”才去的，也可能局长见过自己后，又要举行一次送行宴会了。是去开罗？是去新加坡？还是去南美呢？嗨，管他呢，随便。他耸了耸肩膀。

星期一！也可能真的可以得到他所盼望的一切。

电梯停在他面前。“到十层，”他一面说着一面走进电梯。

## 第二章 非凡的事迹

这幢大楼的最高一层就是十层。通讯部门占据着大部分的房间。有三座天线塔树立在房顶平台上，天线塔下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那是全英国功率最大的无线电发报机。

一块青铜铭牌放置在大楼门厅里，十分醒目，它提示着本幢大楼都有哪些用户。这个“无线电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的伪称掩盖了楼顶平台上搁置的三座天线塔的真实意义。除此之外还有：“环球出口公

司”，“迪拉利·布劳斯股份有限公司（1940）”，“综合公司”以及“问讯处（E·特威宁小姐，帝国荣誉军官）”。

倒是的确有特威宁小姐这么个人。四十年前，她做着和如今的劳埃丽娅·波恩松贝小姐相同的工作。现在她已经退休了，在最底层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从事着零零散散的工作，例如撕贴通知、帮房客上税、礼貌地拒绝推销员以及那些打算出口货物或者是修理电器的人等等。十层楼上大多数时间都是寂静无声的。

邦德从电梯里出来就拐向左手边，顺着铺有地毯的走廊向局长的办公室方向走去。绿色的粗呢蒙在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他并未敲门，而是径直推开了那扇绿色的门，朝着门廊走进了倒数第二间屋子。

莫妮潘妮小姐，也就是局长的私人秘书，正在打字。听到有脚步声，抬起头，对着他微微一笑。他们俩相处得比较可以，她明白邦德欣赏她的相貌。今天她的打扮与邦德自己的秘书差不多，只不过不同的是，她的衬衣是蓝色条纹而已。“穿新衣服，潘妮？”

她笑出了声，说道，“劳埃丽娅和我光临了同一家商店。因而我们两人用抽签的方法决定颜色，最后我抽中了身上这件蓝色条纹的。”有人轻轻咳了一声，参谋长走了出来，他和邦德的年龄不相上下。一丝稍带调侃意味的笑意挂在他那张苍白、疲倦的脸上。

“别胡扯了，局长在等你呢。谈完之后一块吃午饭如何啊？”  
“没问题。”

邦德回答完之后转身走进莫妮潘妮小姐旁边的房间，并把门带上。莫妮潘妮小姐抬头瞟了参谋长一眼，他摇了摇头。“我认为应该不可能是公事，潘妮，”

参谋长说，“也可能是局长心血来潮就召唤他来了。”他又转身回到属于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埋头做他的工作去了。邦德推开门走进屋时，坐在大办公桌前的局长正在点烟斗。他挥动燃着的火柴，含含糊糊地指了指一侧的椅子。邦德走到椅子前坐了下来。

局长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然后透过烟雾目不转睛地盯着邦德约半分钟。在他面前是一张铺着红色皮革的桌子，他随后就把火柴盒丢在桌子上。

“请假出去玩得愉快吧？”他忽然问道。

“的确不错，局长阁下，谢谢您。”

“我看得出来，你那被太阳晒黑的皮肤还未褪色呢。”局长脸上了一幅满不在乎的神色。他并不是真的不舍得给邦德准假，他的不满来自于所有领袖人物所共同具备的清教徒以及苦行僧的精神。

“局长阁下，是这样的，”邦德含含糊糊地回答着，“那是由于靠近赤道的关系，天气实在太热了。”

“嗯，”局长哼了一声，又说：“的确热，但是这次休养肯定是值得的。”

局长冷若冰霜地鼓起眼睛，“希望你的黑皮肤早点褪色，在英国，皮肤黝黑的人很多时候是会让人起疑心的。他们或者是东游西逛无所事事，或者就是在太阳灯底下烤黑的。”他把烟斗朝一边抖了一下，脱离了这个话题。

打量了一阵邦德之后，局长继续把烟斗放回口中，心不在焉地吸着。烟斗已经熄灭很久了，他又重新伸出手去取火柴，漫不经心地把它再次点燃。

“看来，我们总算能够得到那批金子了。海牙法庭尚且存在一些非议，然而阿森艾姆可是个非常出色的律师。”

“不错，”邦德应付了一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局长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自己的烟斗。远处伦敦城中车辆的喧嚣声隐约透过敞开的窗户传来。一只拍打着翅膀的鸽子落在窗棂上，过了一会儿又展翅飞走了。

邦德想尽办法要从那张历经沧桑的脸上看出点儿意图来。他对这张面孔非常熟悉，并且对它忠心不二。但那一双灰色的眼睛波澜不惊，即便是他那每逢焦虑紧张就会青筋暴起的太阳穴也只是微微起伏，使他无法察觉出任何迹象。

突然，邦德看出局长好像是有难言之隐。他似乎是不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邦德打算帮这位情报局的首领摆脱困窘。他挪动了一下身子，从局长身上转移开自己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的手，懒散地抠着指甲。

局长抬眼望着邦德，清了清嗓子。

“现在你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有特殊的任务吗，詹姆斯？”局长声色不动地问道。

“詹姆斯”，这样称呼邦德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按常规惯例来说，局长召见他时开始都是先说话，不叫名字。仅仅在有必要时，才用他的身份编号——007，或者直呼7号。像今天这样叫他的教名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也不就是处理文件，履行日常事务，练习射击课程罢了。”邦德诚恳地回答，“您是想让我做什么事吗，先生？”

“事实上的确是这么回事，”局长冲邦德皱了皱眉头，“但是，这件事确实和情报局没有什么关系，差不多就相当于是一桩私事。我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只有你能够帮我这个忙。”

“当然没问题，先生。有事您尽管开口好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显然邦德极其兴奋。

终于摧毁了坚冰，这让邦德感到一身轻松。可能是老人家的哪一位亲属遇上了什么麻烦事，但他又不愿意请苏格兰场帮忙。难道是讹诈？有这个可能，也可能就是毒品。局长会选中他来处理这桩事情使他很高兴。对他来讲，这是一项非常大的荣誉。而在局长这一方来说，对政府财产和私人财产之间的区别和界限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为了一桩私事而动用邦德，在他看来这与偷窃政府的钱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可能就是他颇费心思，不愿开口的原因吧。“我预料到你会这么回答的。”局长的嗓子有些喑哑，“不会花费你太多的时间，只要外出一个晚上就已经足够了。”他稍作停顿，“呃，你听到过有关雨果·德拉克斯爵士这个人的传闻吗？”

“听说过。”局长提到的这个名字使邦德感到非常吃惊，“几乎所有报纸都会报导些关于这个人的事情。《星期日快报》正在连载他的生平事迹。似乎这个人来头不小呢。”

“我明白，”局长简单地说了一句，“把你从报上看到的那些事实说给我听。我很希望听听你对他的看法以及见解，以作为我了解此人的参考。”有那么一段时间，邦德注视着窗外，企图理清自己的思路。局长不喜欢听杂乱无章的谈论。他很讨厌对方说话离题太远，哼哼哈哈。他欣赏干脆爽快，一语中的之谈，容不得含糊其词，让他听起来大费周折。

“先生，是这样的。”终于，邦德开口说话了，“首先这个人是一位民族英雄，受到很多公众的仰慕。我认为他的地位不低于杰克·霍布斯或戈登·理查兹。人们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他，认为他是个超人。虽然他的外貌并不出奇，脸上满是战争时留下的伤痕，嘴比较大，甚至有些故作姿态，不过假如谈及他对国家的贡献时，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假如你想象一下他花自己的钱为国家做的事大大超出了任何一届政府的能力范围，那么你就会觉得，即便是让他当首相也没有什么过分的。”

邦德发现那双冷冰冰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寒霜，但是他故意对此不加理会。他要畅快淋漓地表达出自己对德拉克斯所做出的成就的羡慕。“总而言之，先生，”他仍旧稳重地说道，“看来许多年来，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四十的人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免遭战祸。对于我来说，我和大多数人有着同样的感受。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无人能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这对大众来说的确深为遗憾，但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即使他终日寻欢作乐，但看上去倒有点像是孤孤单单。”

局长漠然地笑了笑，“你所说的这一切就仿佛是从《星期日快报》上照搬下来的。他无疑是位非凡的人物，但是，他都有些什么非凡的业绩，或许你比我知道得更多，不如都说给我听听。

“好的，先生。但是报上的事实的确不容易站住脚。”他再一次凝望着窗外，聚精会神，整理好自己的思路，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局长。“1944年冬天，德国人从阿尔丹尼突围时，把大批游击小分队以及破坏小组留了下来，并为他们起了个恐怖的名字——狼人，令他们恣意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这些狼人比较擅长蒙蔽对方，伪装自己，掌握着各种敌后藏身的技巧，甚至在我们的部队和盟军攻克阿尔丹尼、横渡莱茵河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没有

停止活动。有的潜藏各地，有的加入联军服役，负责野战医院里的救护工作或者充当司机。这些人在背地里干了很多坏事，例如暗杀受伤的官兵并毁尸灭迹等等。

“在他们的战绩中，有一件显赫的奇功，就是将盟军的一个后方联络指挥部炸毁。‘增援部队协调部’是这类指挥部的正式名称，它是混合单位，组成成员来自盟军各国：来自美国的信号兵，来自英国的救护车驾驶员等等，一起组成这个流动单位。本来‘狼人’们是打算炸掉食堂，然而战地医院也在爆炸时跟着一起遭了殃。一百余人在这次灾祸中死伤，对死伤者身份的辨识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德拉克斯就在这些人中，他被炸飞了半边脸。有一年之久的时间里他完全丧失了记忆。到最后人们仍然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谁，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身份无法验证的死伤者一共有二十五个，美国人和我们都无法辨识。他们有的是肢体不全，有的是不具备任何使人信服的证明材料。一年以后，当一个名叫雨果·德拉克斯的无亲无戚的人，被人们在盟军的情报机关的旧档案中查到——一位战前在利物浦码头工作过的孤儿——时，他的脸上表现出某种关切之情。另外，名单上的照片以及身体特征也多多少少地与他受伤前的情形相一致。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回忆起过去的一些简单事情，病情慢慢好转。医生们特别为他自豪。到了后来，战时委员会找到了一位曾经和这个‘雨果·德拉克斯’同在一个突击队里服过役的人，他在医院看过后，证明了那个病人就是德拉克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报界的大力宣传也没有因此而引出另一个德拉克斯来。因此，1945年底，他最终以这个名字复员，得到了一笔复员费，并且可以终身享受残废军人的津贴。”

“但是他仍旧说不知道自己是谁，”局长把他的话打断，“他是‘长剑’俱乐部的会员，我常常和他一起玩牌，吃完饭后同他一起聊天。他谈到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所以经常去利物浦，努力地想回忆起他的过去。”